



05503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序三

禮記會註疏解序

鍾汝茂

蓋自神聖繼天出治莫不以禮教為大務夫禮也者
順人情而制體依人性而作儀宰制萬物役使羣動
豈虛語哉自周官阨於秦火而綿蕤粗起近於鄙野
漢祚中興高堂二戴馬鄭之徒搜羅古冊掇拾舊聞
教授儒生列禮記於五經而庠序識記羣雍傳習禮
記始大明於世宋儒程朱胡蔡理學輩出註釋他經
特備而于禮記自學庸而外未蒙諸先儒之澤豈非

序

南昌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一

以禮學浩繁太疎則望一漏萬太密則皓首難窮剽
竊傳會則有掩耳盜鈴之譏雕飾虛詞則有餘食贅
行之議蓋嘗聞之晦翁氏末年欲以儀禮為經禮記
為傳重加校讎而不克成而可大陳氏纂集諸儒之
說編為集註或略焉不詳或語焉而不精既未芟要
提綱又未分章畫段致讀者茫茫若大海之乏航咸
以未獲大儒訂正為憾也嗣是或摘或疏或解或訓
是不一家而意見互有異同名理類多闕略又安能
羽翼經傳開示來茲乎余實憫焉余家世讀禮經不
敢獨守其師說蓋嘗取百家眾論參訂互考而得其

要非有所祖述者不敢載之於筆大都做晦翁註詩
之義每章必疏以大意使一開卷而義類顯然次則
句訓字釋旨深者詳說以開其奧意坦者片語以括
其端是經也原爲汗漫不一之書自此編出雖不敢
謂旨歸畫一比擬于先儒之註經者但于刊繁剔蠹
正訛考僞亦旣殫數十年之精力于此庶幾初學之
一助歟

序

南島考卷之十三

國朝

二

澹臺講疏序

王猷定

澹臺祠爲吾豫章講學地也今天下方亂四方暴骨而士大夫方且登堂而講堯舜周孔之學豈其所謂俎豆不問軍旅者耶余懵不知學然聞之學必有術其大者在於拯世撫化亂則戢之解糾紛應倉卒易如承蜩是謂學術武城禮樂豈其緣飾吏治屬有疆場之事國人受甲絃歌之人若手足之捍頭目故稱易使也其所亟亟於子羽者不過彷彿其大略砥直履方示我周行如斯耳乃若褻衣緩步矜莊一屣倜然一室之外裹足不入則安所稱得士而緩急之儒

序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者謂子不語亂而論語首戒犯亂而歸於爲仁夫仁者小儒以爲鑰性卷知且以爲慈煦而有子以爲偃草之略何也古大儒之效無論卽如我朝有以良知爲介冑講幄傳箭而摧叛藩夷山賊機略鋒出豈不學無術者所知國家以制藝取士罷老讞諫不知堯舜周孔之學爲何事而一躋臚仕舉國家安危治亂之事絕不復問人間世金革一振捐甲棄綬相望於道如羣羊蹲伏坐待虎飼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仰藥絕吮以是爲急策耳夫孰非服寵高議之人歟而一學宮視爲贅行餘食近且有銜壁泥首者乃出於

青青之子學之敝也一至於此印可先生少有孝友稱士林浩然歸重其訓吾邑也與郡中當事大夫縉紳先生課治一祠所著論務明夫堯舜周孔之道及一切當世之務故豫章之學以先生爲宗今先生以遷分寧行矣夫學術何施而不可令先生入而授兩雍席矜式弟子必響若振玉出則康濟以其所講明於澹臺者於以愛人使民則沈猶氏不飲其羊矣

東湖二仲詩序

王猷定

西昌有兩耆碩仲暘予妻兄宣仲則執友也兩公皆
明德之後有聲名於時卜築東湖人謂之東湖二仲
云仲暘負才高放後學道於紫柏老人間爲詩不欲
以詩名壬子見之京師予方童子也宣仲性元曠不
喜見賓客見亦未嘗言詩惟焚香燕坐而已予居湖
上兩公年皆六十餘徐亭蘇圃間輒共晨夕所聞皆
嘉隆先輩長者言甚懼也迨閱時而兩公死予浮家
江淮南浦人來言戊子後東湖蓬蒿十里白晝多鬼
哭又十年而兩公之子孫竟無存者獨予與伯璣從
兵火遺篋中搜其殘詩刻之以傳嗚呼能不悲哉

序

南曼考卷之十三

國朝

五

客紀詩序

王猷定

客紀詩余鄉羅訥菴先生遭時抑鬱之所爲作也王子讀而歎曰予於先生非所謂居則同里而遭亦同時者耶丙戌余先生別里門渡淮循山以東過齊魯之墟憇幽州復返居陽平者三年而後乃知先生客天長之小關然則客途之長且久未有如余者也而余不知其爲客也及余客秦郵水寇數百里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再客廣陵歲饑人來輒問曰小關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至是余始知有客意焉辛卯八月先生來邗上

序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六

余訪之西寺先生顧余驚曰異哉吾昨夢與子吟詩詩曰亂後逢君瘦如予更白頭噫兩人六載不相見而面皴髮宣若此豈非客之驗耶于是續夢中詩成使余和已乃索其小關所吟者歌之使人忽而越南冷忽而遊巨海忽而行麥光宮黍之間忽而墮空坑崖山之畔忽而見故鄉戰壘焉忽而見父母邱墓焉愀乎恤乎何其感人一至于此則甚矣客之有功于詩而余之無功于客也客亦何負于人哉顧有幸不幸耳杜甫陷賊中脫身西走而受拾遺幸矣及出爲華州掾則似不幸入蜀後依嚴武幸矣蜀亂逃梓州

次雲安移夔州以至下峽走荆南而卒老劍外則似不幸夫時與地第較量于世所可少之人甫竄其身于四十年中僅收俄頃拾遺之涕究其所傳者安在而幸不幸非所論也先生行之類於甫也以拾遺而詩之類於甫也以客今天下之爲客者衆矣而工于爲客者不槩見何哉蓋以客于一時者多而客于天下萬世者寡也客于天下萬世矣則何悲之足云先生其可以夷然遊于世矣

序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七

四照堂集序

周亮工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逸民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亡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於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栖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釀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哀然一集俾予授之梓予因得而論列之于一其先南州人世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於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登臻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詞偶有所得激鬱纏綿澗灘渾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問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與會胥屬而後兔起鶻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灑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間友人讌集卽席賦詩于一頽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

序

南畝考卷之十三

國朝

八

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布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
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與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
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更從旁爲之點首
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
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
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之然至其見人
之作有當于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
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過于
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叔無恙耶聞濟叔與于
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廬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
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於至性而人之怪
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
矣顧于一性豪俊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
贈不能如筐篋自守狀晁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
弄物不吝數十百金贖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
也以是貲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刻其生平之文間
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死矣尙不及
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於世顧非
爲之友者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
于一庚寅授余俾人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

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
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而不必
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
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於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
自刻其文爲之評隲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
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
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
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隲而丹鉛之者
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
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
尙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

四照堂集序

饒宇朴

太學王明表歸自越州持其伯兄漢卓千里手書過謁草堂將命曰先君遺稿刻成非椽筆莫能發其幽光願先生圖之予辱兩世遊好且同業雖不文無以辭君諱猷定字于一別號軫石太僕少卿王公止敬仲子少卿者自崑山令入爲御史抗疏論萬歷庚戌科場擊黨劾勲貴再起而陟問寺者也君束髮侍京邸已習聞朝家大故凡人才進退邪正消長嘗嘆恨有所不平旣壯爲諸生名藉甚詩經疏義尤膾炙諸選中識者以謂揣摩成駸駸紹述矣然數竒每秋試輒阨于有司君績學纂言工法書自欣賞棋酒鶯花生產益落意豁如也初君與分宜御史繼成袁公相友善因爲昏姻迨乙酉袁公以皖督被執北去君橐篋徒步崎嶇燕市而袁公死三忠祠已閱月於是訪鼎湖之遺墟尋西臺之墜迹流離淮陰躑躅邦上嗚呼君之志亦可悲矣旣而就舍委巷益肆力于大家古文瓶無宿春吟聲出戶一時名卿鉅匠志士秀人爭內交焉然君雅自矜重別擇意所不欲雖累數十百金席方丈不顧也君交道旣廣顧尤樂與四方羈旅窮餓者遊每花晨月夕市肆相徵逐極飲大醉

歌吟笑呼以爲適羣居燕處則相與稱詩論文上下
今古留連歡洽如平生典衣酹酒索米晨炊數十年
一日也君始居寶應徙廣陵己亥復自廣陵辟地淮
上尋歸廣陵故所論著淮陽爲多庚子往依宋荔裳
廉使武林棲遲湖上卒君爲文規撫歐曾而時出新
意詩律宗少陵古體在晞髮席帽之間書法初倣華
亭丙戌以後筆力遒勁奕奕有北海風氣其必傳無
疑故并論之漢卓與其弟孤窮厲志以承家學君有
子矣四照堂遺稿凡若干卷周櫟園司農刻其文辛
亥夏司農復屬予選刻其詩未就茲合刻其詩文者
紹興郡別駕龍眠王公蒿伊卷帙較周刻益富皆高
義云

危習生遺詩敘

魏

南昌危習生旅喪之期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幽憂若孝子居親喪然者其始死易堂之少長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敘而傳矣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爲賈又大折閱予友南昌彭先生屬於習生故爲兄習生聞予友違時伏居困約金精山中乃挈弟來就相與傭耕人田或剝樹穀皮爲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予友遊四方靜生又善病終年兀坐待甘毳之養習生於是乃爲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焉而五言律其尤工也習生爲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彭君撫靜生如愛子雖甚貧揮霍百十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予同年生年四十七未有妻而竟斬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其饑寒困苦若路人不足顧而况再從以下習生義其兄之窮身比傭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造紙嚴冬氣洄寒水澤腹堅鑿池冰以漚穀兩手皸瘃未嘗色艱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晴間作日簞笠采摘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釜簞弄十

序

南畝考卷之十三

國朝

十三

指皮激起如被炮烙而已乃孑然一身之外無所復
須嗚呼習生獨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然以餘力
爲詩咏歌以樂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未嘗不
潸然涕下也

序

南昌文卷之十三

國朝

十四

喻孟長詩序

劉賈

南州諸喻以文章著稱者未易更僕數隆萬間代有顯人啟禎間寧儒先生工制舉業與萬茂先陳士業諸公及內父鄧左之諸先生相友善而先君子固其最契者也寧孺屢試不第攻苦力學至老不置其從兄伯恭以癸酉登賢書從弟伯貞又與予辛卯同譜寧孺以是愈鏃礪其志不少倦予嘗與之論文講藝輒淋漓蕩激能暢其所欲言寧孺季弟颺初暨仲子箕臣伯恭子孟長昆弟皆負異材互相切磋磨蜚聲壇坫顧孟長於詩歌諸體尤爲癖好年來屢困場屋侘

序

南晏考卷之十三

國朝

五

僚不平遂奮發遠遊以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始而由吳入燕繼而歷閩涉楚晚年度秦關登嶠函凡所過名山大川旗亭驛館以迄一花一石一觸一詠莫不寄興于詩雖賞奇者多究無所遇噫此其志亦苦矣士君子遭時不偶卽無俟藉大人君子以成名然負郭有田背山有廬雖不求聞達亦足以嘯詠林泉優游以老喻子窮愁著書珍異盈篋借遊覽以發舒其性情託澁頽以導其紆鬱上下千古徧歷名勝卽不庸何傷雖然壯心不已愈窮愈工孟長益復殫精風雅浸淫于漢魏三唐之盛焉知必有鍾期爲之賞

音者矧猷初已遇又何患孟長之不遇哉茲東谷山房近集成命其甥彝孟屬予敘予爲述其家學所自如此亦足以志予牢騷歷落之感也

序

南昌文集卷之十三

國朝

七

楊西雲詩序

黎士宏

齊年楊子西雲以文章奇麗名天下其爲人傲儻豪
雋人爭識之余得交於西雲者亦十有五年十五年
中人事推移不知其幾而楊子不遇如故今歲始就
一瓊于吉州余亦潦倒江國不任作輦上郎量移一
官七千里外佐二千石適去邑而東西雲執酒賦詩
言別且欲余序其平日之詩時艤舟岸畔北風淒緊
江水層波惜別送歸青衫都溼是卽未序西雲而序
西雲遇合之意固已琅琅紙上矣嗟嗟西雲人之所
以爲光寵榮貴者豈在此數行爲哉語云文章憎命
達又曰四韻之語工而益窮信若是則吾將與西雲
杜聰塞明而後可立取卿相乎以不可必者而失吾
焉吾抑將爲其可爲者以自快乎西雲卽無萬里行
席瓊片地大江在前螺峯在後名賢往事比櫺如林
西雲出三都之緒餘可旦夕賦徧余才讓西雲十倍
且晚驅車走華陰涉隴右弔秦漢之故墟問范韓之
故跡故習未銷猶煩筆墨不三年看西雲對大廷入
中祕或從數千里外得其一二語猶將曰是夫也不
欺其素若此吾與西雲事豈不大濟乎如謂是夫孱
弱也而始爲壯語則吾與西雲分過矣

沈閣遺稿序

陳宏緒

嗚呼才如士雲而竟如此而止可勝痛哉天之賦才也若屈原馬遷韓蘇李杜是爲盈量得其半足以雄海內得其全足以旗古今得其半而假之歲年底於有成者鮮矣得其全而終老著述之間則曠古今未易覓見也禰衡王勃皆負絕世才鸚鵡一賦滕閣一序待其少年之著作使兩君或躋耆艾則子安當與文邇明遠齊驅竝馳正平亦不減相如孟堅矣世徒知士雲長於制義不知其長於詩古文今試讀其序記音疏論議大者風雨雷電之馳驟小者珩璜琬瑀

序

南畝文集卷之三

國朝

六

之鏗鏘所稱天授之才非與而迺竟如此而止嗚呼此禰衡王勃所爲不免於後世之唏噓而涕泗也士雲知交遍天下最暱者萬美叔甘禹符萬茂先余小星萬風后鄧左之李平叔諸先生與余數人而已諸君子才俱超逸過人屢試落落不遇又大半貧不能自給幸而優游太平得以詩書自娛則雖不遇何憾復不幸而美叔死平叔又死士雲死且五載矣不獨魁壘奇傑之士不可再見而交游零落如此復何以徜徉於俯仰之間乎士雲向構漪亭讀書其中嘉卉芳樹映蔽左右清波迴激長堤亘亘歸自武林復營

沉閣池上念且坐消寒暑於此中迺告成之日而士
雲已溘然長往天之生斯才也詎其富貴功名而併
靳其園林之樂困苦至是而當世猶有忌之者然則
禰正平之洩憤於鼓史視士雲猶未爲不遇矣

題陳山人續稿

朱 楹

漢魏既逝六朝靡曼近體至唐獨盛焉然傳者不事
多多者未能必于傳也崔顥黃鶴一篇膾炙千古樊
紹述遺詩一百七十昌黎稱其不蹈前人一句乃卒
泯泯無聞詩之傳厥惟遇哉豫章陳子紀號空山自
結髮耽詩中歲客三楚雅爲諸名公賞識夢澤序其
詩往往中法程可誦蘇山云其詩有足傳者二君素
慎許可其言豈諛哉陳子垂老倦遊放情邱壑時與
吾宗睥睨酣詡猶有老驥伏櫪之志間出歷覽諸作
以求正予旣憫其苦心恐復久而湮滅遂偕諸君選
其續稿之優者哀爲一帙以傳陳子之遇可以自慶
矣刻成因題數言于首覽者或有取焉舊稿刻於黃
州竝不重錄云

序

南畝文集卷之十三

國朝

三

澹臺祠紀略序

蔡士英

國朝事事摹古而於明制則猶在所因以爲法不可變道愈不可變也王道之極大莫如教養人材而學校以進身反成謀利之地書院以窮理猶近爲己之門有志者宜何圖焉是故余於江西務盡復諸書院如鹿洞鳶湖白鷺次第修舉最後乃及澹臺祠祠成而北上矣時迫不遑規模纔具一立之師脂車遂邁則余忉乎懼其不卒祠故有田若干是鄉先生所贖置以供會者事在初盛將速百年鄣謹龜陰之一反齊魯俱譏余言之誠無過旣得讀紀略書知有拊輒應亦終無以余言爲過者而余別置田百畝竝在版冊後來者踵事增華特書未盡則幸哉澹臺祠之不渝於郵亭僧肆馬阜兵行而卒得爲書院矣雖然書院猶學也而人故小之豈惟小之將僞之也書院之田亦猶學田也而人故公之豈惟公之將并之也前乎此者十年之事大非余所敢知矣禮不云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十年亦可爲古而余則必求其古之古余所立師亦猶知古之古者其繼自今日尙無以因陋爲仍舊而安變法之始乎蓋往代之休明燦然可覩而後來之取法莫之或先也

龔南麓詩序

萬士堯

余總角就塾師事同郡黃陟予先生先生鍾陵人少孤嗜學工舉子業是時風氣競尚詞章先生頗厭薄之因殫思于詩古文詞自以後生晚出不及見吾鄉諸老前哲講究以爲憾事而所居塾地故爲予族兄斯年別業業凡一堂四室先生住東頭一室肩墻間之隔纔一壁時相與往復斯年故嗜詩古文詞嘗習聞諸老前哲講究於其伯父徵君茂先氏然頗自矜貴苟不當意雖其親暱靳不以相告感黃先生之善下稍稍吐露又性素嗜酒諸生有餉黃先生者先生

序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必招與共之久之浹洽因得縱談疇昔所聞于徵君者凡若而人其于流輩少所許可獨以舉子業推服南麓先生以爲風流蘊藉似譚友夏一流其他詩古文詞亦往往稱是詩長于諷諭古文詞博徵遠引淵源深厚望而知爲書卷中人世之學古者則病于時趨時者則悖于古非通人達材罕能兼而有之惟南麓爲庶幾焉其推服至于如此余時雖總角習聞既久亦頗能記憶自是始耳南麓先生之名比予就舉子業而斯年捐館舍黃先生亦旅食江南而余家自甲寅聞變以來日就蕭索弱冠投徒鄉里猶不足以

餽其口乃之陵水乞食于吳兒時黃先生尙在江南
旅次道故猶時稱引家斯年之所以推服南麓者是
後予年益壯益知向往先生旣而歸丁外艱死喪迭
見孤兒寡母愁不聊生頽廢累年自度無以立于人
世故雖咫尺先生之門而天淵不接歲丁丑幸得交
劉子驥程戊寅復得交劉子邑西驥程爲先生高弟
而邑西則先生之通家子後先介紹因得進謁於左
右則見先生溫乎其容藹乎其言雖七八十人而周
旋罄折不遺餘力所論詩古文詞皆獨出心裁脫去
從前窠臼或造次成詠累牘連篇子姪執筆侍書口

序

南畝考卷之三

國朝

三

占以授應接不暇今集中所載殆居其半皆所謂探
喉而出之者洎先生永寧倦飛驥程邑西復拉余候
視詩文之外話其土風人物纍纍如貫珠無一字不
足以垂世立教因思家斯年若在其推服又不知何
如者卽起吾鄉諸老前哲于九原其講究亦不過如
是黃先生所殫思而得之者而余直以一介紹而
有之豈非天作之合也哉先生生明天啟乙丑至今
康熙甲申年歿雖歿而藏山之業寄在後人如樂泉
巨源諸令孫皆先生及見其成立者以余嘗爲先生
所器故出其手錄南齋集而問序焉余自愧惟不諳

舉子業又不諳詩古文詞故始而困童子繼而困諸
生碌碌無足比數何敢遽以斯文自任然而不能已
于言者自以總角耳先生之名以至向往數十年而
始見先生之面讀先生之書而家斯年捐館于前黃
先生物故于後中間如驥程邑西皆繼先生而修文
地下獨余以老經生與樂泉巨源輩上下其議論則
今日挂名文字之末固亦疇昔之願而謂能已于言
乎是爲序

序

南昌文卷之三

國朝

三

可園詩集序

李學思

予嘗讀詩至爾風七月東山諸什未嘗不掩卷微吟
低回者久之曰嗟乎詩之言情一至此哉情之所至
意聖賢與我無異也而立言之妙則今人遠不逮於
古人故古今善言情者亦唯聖賢則周公其人也吾
嘗求其似而不得則放而觀乎漢魏三唐以迄宋明
其人皎皎然在人耳目間者吾讀其詩而時一遇焉
中心說之口與目暱之私竊謂當吾世而有善言情
者吾師乎吾師乎吾雖不能了然於吾手亦足以了
然於吾口與吾心快孰甚焉今乃得盡讀晦存詩而

序

南曼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五

知今日之善言情者此其選也熊子情士也讀其詩
者知其情無俟予言獨是其中所言有如爲我言之
者有人千百字不能達其意而以一二字通彼我之
懷者它贈答姑無論卽其花晨月夕權至愁生有感
必詠有詠必情其情一具見于詩而又能代爲人人
之情非代爲情也抱情讀之設想讀之自不覺入其
寰中爾所手錄前後詩無慮千百首分年編彙幾如
詩史之遺予嘗一再訂之攻瑕發采妄有去取熊子
不予嗤卽介弟大司空同好熊子詩者亦不予嗤也
而今且以弁言見屬是何其相信之至而令予好之

深有如此哉蓋自先宗伯以至我躬交熊氏者五世矣祖見其祖而我見其孫焉又申之以姻盟不可謂非久且密則吾所與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舍熊子而誰又况熊子與予固同困頓諸生中隨車瀾馬通受不知已詬病者其性耿介略相似其命安磨竭如韓蘇亦略相當吾之讀晦存詩詩笑亦笑詩啼亦啼朝夕把讀之下幾如潮汐之盪我心胷故吾獨好之深以爲善言情者未有能踰於此者也嗟乎晦存惟善言情而窮愁附其身而不去若有物焉憑之以成就其一家言此天之未爲無意也假令晦存珥筆鶴禁視草巒坡一旦榮且貴焉其言情不啻若此然或不能冥搜靜寄出之靈奧綿邈有笑有啼若此也是不然情深矣詩律必細使榮且貴孰與周公乃能代思婦勞人而曲寫其情所必至于百載下猶令人讀之掩卷長吟而若不勝情焉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則晦存它日卽榮且貴吾知其善言情有其過之無不及也

序

南曼考卷之十一

國朝

十一

江西右轄王公邁人請減南昌府浮糧序

黃文星

今上元年江右岳伯邁人王先生執圭上覲私念職司南土
冲聖御宇必有嘉謀嘉猷入告爲

天子慶

萬壽爲江右十三郡兆民永樂利庶無負生平匹夫匹婦
無不被堯舜之澤之學繼念古大臣之道凡言興利
者皆術也故管商桑孔劉晏之徒皆見黜于孔門利
民之道惟去其害斯可矣如良農然莠不去則亂苗
如良醫然元氣不守則日瘠國有供輸民之命也往

序

南昌文考卷之三

國朝

三

十三郡之害惟南昌瑞州袁州爲最甚始于元季方
隅割據陳友諒竊茲三郡凡八年地少用繁則賦倍
增倍增不給又倍益之明興因而不減考南昌宋元
舊額十九萬有奇增至五十一萬幾再倍矣先是順
治三年按君吳公疏除三府浮糧得旨俟賦役書成
議除嗣袁瑞據舊誌控減浮額撫軍蔡公具 題卽
奉

恩旨永除如宋元之例南昌以省會受兵燹幾遍族姓竄處
舊籍未具向隅泣者復七八年公惻然起曰南昌爲
十三郡首積害未除予不上請是予納之溝中也舍

是弗圖奚十三郡之爲爰是兢兢周咨詳核宋誌焚香籲天毅然據實具疏上請疏上果副

天子意部覆允蠲南昌數萬萬生靈如大旱得雲雨如久病得甘露歡呼之聲震山填谷今而後喜可知也或曰南昌浮糧再倍三百年于茲其禍爲已烈矣民何以安此土哉星楚產也先文節世家於南昌明時代受賠累先君不獲已就館于楚孝感癸未避寇氛歸里力食不支先兄且季弟暹兩孝廉復不獲已就食于孝感蓋南昌之糧以畝計實倍于孝感什倍雖稱人文淵藪其散而起家于四方者不知幾萬戶矣其他顛連而無告者抑又何可數計也或曰三郡三百年從寵之彥雲起胡無一人叩關上請者豈先朝法網密君臣之道隔難與盡言與非也三郡三百年之禍亦有以自致之方元之季大亂蚤起明太祖上膺天命崛起東南如日之升有目共睹三郡以理學節義之鄉冥然爲漁家子抗拒八年屢挫天兵多殺不辜從違一未審而流毒遂及十世

帝心于是滋戚矣今邁人王先生講伊洛之學清正方介絕口不言典利十三郡一切陳請報罷如文靖李公居相時積誠上達力甦南昌浮糧之害合億兆之嵩呼

序

南昌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爲吾

聖君賢相敦萬世無疆之休南土世世尸祝詎時代能答高
厚哉星夙叨譜誼近承棠蔭皓首湖濱從未敢以文
字上交感春和之蒸動忽喉羽之振亮雖欲默惡得
而默也是爲序

序

南畝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青翰草詩序

邵長蘅

南昌彭子覲宸以副榜例當貢太學意鬱鬱若不自
得者毘陵邵子語之曰以子之才而浮沉遇不遇之
間其鬱鬱固宜顧今日科舉之學何如哉士習四子
一經僅十數萬言然不竟讀也凡主司之不以命題
與集註之無益于帖括者率汰其三分之一而卒業焉
已又取時文之剽販丐貨骹骹庸瑣而已售于有司
者數百篇課之略成誦已又取坊刻策論表判之與
時文類者數十篇瀏覽之大較不過二十餘萬言子
弟之穎者可一歲而畢乃昂然應有司之求用之弋

序

南昌文卷之十三

國朝

三

科名去而歷仕宦者蓋比比矣間有卓犖瑰偉之士
稍知博涉經傳又不幸負能文章名則去科舉之途
漸遠其學益肆則其去之也愈遠流俗乃爲之說曰
是不合于主司之繩尺嗟乎繩尺安在哉如此而得
我從之而未必得矣如彼而失我矯之而亦失矣然
而剽販丐貨骹骹庸瑣而遇者常十九卓犖瑰偉而
遇者或百一則又似有繩尺者存今子于經史子集
窮搜博討已去科舉之途漸遠而又旁及百家二氏
天官地志金石算數象緯堪輿藝術雜學發爲詩古
文詞欽崎磊落矯矯自好不肯俯仰隨俗按之科舉

所謂益肆而愈遠者也而猶介于遇不遇之間子則
幸矣又何鬱鬱爲且夫學者讀書繼言非務博而好
勞其中必有所以確乎自信者吾苟有以自信詎以
外之俛得俛失者爲重輕哉彭子欣然曰子言是也
會梓其近詩青翰草屬予序之予乃誦前語以弁其
端其曰青翰者何蓋覲宸以能文章受知家靜山兄
每按部所至輒攜覲宸偕詩多舟次所得因以名云

序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瞻淇齋詩序

史 夔

聖天子勤政崇文值萬幾餘暇常寄情翰墨

睿藻輝煌洋溢海內復以

御製詩集

頒賜九卿詹翰以故大小臣工悉嫻吟詠俾得鼓吹休明
黼黻隆盛皇皇乎治世之音所在而是矣南州喻君
澹愉以明經筮仕初任興安廣文振興學校雅尚詩
歌大吏以異才特奏尋授昭陽令予聞之昭陽邊海
下邑居民每患滂災額賦無出喻君蒞任以來教以
勤修堤岸畊種以時數年之間遂致歲獲豐穰賦役

序

南豐文獻卷之三

國朝

三

充足而由是邑之訟獄哀息父老子弟咸歌吟笑呼
擊壤鼓腹雖昔范文正公之治是邑也何以加茲而
君復以案牘之餘耽於吟咏與邑之夙儒髦士日夕
倡酬得詩凡若干首與曩者興安之什合爲一編名
曰瞻淇齋詩稿其手神瀟灑吐茹悠揚直得三百篇
之遺意其有風人之旨與抑涵泳於漢魏風騷陶淑
于唐宋諸家之精緒萃於胸臆而發於毫端蓋已久
矣予濫厠承明廬三十餘載雖三出使俱過維揚而
昭陽僻處不獲覩喻君之奇惟家弟慕劬以探戚居
是邑最久去歲來京師爲予道述不置合向之所聞

若符契焉且出是編相示并屬序數言予敢以不敏
辭哉當今

聖人有道良吏每不乏人而至求其政績卓然風雅夙著者
恒不多覲喻君獨擅長才嫻吟咏吾知其報最而羽
儀于

天朝也真足以鼓吹休明黼黻隆盛而讀是編者知爲治
世之音亦足以知其政也已

京

南島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楊湖勺先生集序

熊飛渭

湖勺先生顏其所著曰未掃葉初藏笥不出爲門下
士強索之競相傳寫因以示兒典予喟然曰先生不
渭示而示兒豈真謂此葉可掃乎夫萬葉一根也一
葉一根也萬葉不爲多一葉不爲少知此者祭川之
義來復之心窮高極深而非汪洋空蕩也初事卑論
而非土梗釜蹄也述前聞抉其奧憫俗病指其方先
生探河洛躡天根而涵亭毒本未始終具矣又多乎
哉不則無根之言或根非其根是枯枝敗葉而已矣
狂枝亂葉而已矣奚取焉古今不乏能文家徒以失
所棲泊爲有識所憾春秋屬辭比事君子以爲性命
之文先生於此其擇之精矣善學先生者宜以是求
之原本隨筆研錄無意成集予小子不揣愚陋謬爲
編次分經解史評雜著三卷以便學者

序

白雲齋卷之十三

國朝

三

募建喻徵君祠序

李蘭

史稱越人獲長桑君之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
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人隔於垣
與夫腠理血脉腸胃骨髓之隱於重膜雖聖人有所
不能闕越人何獨能之蓋越人非以目視目見也明
之發於形器者有限而妙於神智者無窮君子坐一
室而燭照天下無方之變人之賢奸邪正未形之美
惡與其才能高下之等差任使之宜寓目而得之是
其爲蔽且庾也豈特垣一方與夫腠理血脉腸胃骨
髓之處於重膜也哉又豈一睫之明所能盡哉越人
之視病其庶幾於此與由越人之道見垣一方之視
雖優於天下可也故昔人論醫通於治又曰通天地
人曰儒而醫亦然佛書止觀觀病之論阿難合七十
二法曰以想爲治禪固尤精於言醫也哉新建喻徵
君嘉言自少讀書多詭異之迹爲儒而能超然不苟
於祿仕已而逃諸禪由禪而妙悟於醫理其治療多
奇中著書發軒岐以來不傳之祕以妙明虛湛之心
爲一體呼喻之應徵君之於病其諸越人見垣之視
歟然吾怪越人能以其道噓枯吹生於一世而不能
自解於殃禍見人之五臟癥結而不能察人心棖觸

序

南齊書卷之十三

國朝

三

忌害傷賊之情豈非明限於其術而莫能自致其用
與徵君抱異術以遊於世祛物之病而能不爲物病
殆庶幾於道者旣歿又保其身以無腐壞敗裂顛風
惡浪帆傾舟折漂流之時能自安其遺骸以無恙其
神明永固足以自存於世而遺書足以開後之人祠
而祀之誰曰不宜吾見邦人之踴躍不轉盼而觀厥
成也

序

南島考卷之十三

國朝

美

閔母熊太孺人六十壽序

裘曰修

自古賢達之士莫不有賢母鞠育教誨以底於成立載在史冊班班可考然母之賢難而繼母之賢則尤難雖古聖賢猶不免抱憾家庭付之無可如何而况中下之材至性不足感動智慧不足調劑其能相安無間言乎今之爲繼母而以賢著能鞠育教誨其子之成立者吾於閔君照堂之繼母熊太君見之閔君與予兒麟同舉於鄉又與予姪爲友壻自計偕及需次三至京師旅居數至官廨退食之餘與之從容談讌及其家事輒稱道繼母之賢不置閔君四歲失恃太君視之若己出舉古聖賢所不能泯其缺陷者而閔君遇之渾然無間不可謂非厚幸然非母氏之賢何以得此己丑夏予以憂歸里閔君季弟鑽來謁頭角嶄然英氣爽奕露眉宇間甫弱冠卽有聲譽序蓋未易才也予甚器之迨庚寅春月別予將省覲遂安官署再拜請曰鑽母以今歲孟冬六十誕辰敢乞大人一言以光屏幃予曰子之母賢卽稔聞之其所以致此康強逢吉厥有由來微子言予固當表而著之以風天下之爲繼母者當哲兄在襁褓時太君亦未必計果能成立博祿養以顯揚其親而出入顧復

序

南昌文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七

俱自至性流露不假勉強而今也就養花封板輿適
志諸子之飛黃騰達者且方興未艾豈非德有獨厚
而宜其食報之不爽哉子行矣以余言論諸哲兄爲
太君侑一觴焉當亦首領而不以爲河漢也是爲序

序

南島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

學校考序

閔 鏞

嗚乎余嘗讀馬氏通考之書於學校而有感也其言曰儒與吏異趨政與教殊途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又云儒者之學術皆筌蹄國家之學宮皆芻狗所謂學者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嗚乎其言抑何深切而著明也因革損益難語強同風會變遷何由復古雖然亦有聖達經猷師儒教法斯文鬱然比隆周漢爲政在人安見古今必不相及也源流升降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爰爲博稽古經史紀載及百家諸子之傳聞自五帝三王以迄勝朝學校之制臚列於篇而幸學養老之儀郡國鄉黨之學咸附見焉嗚乎人才之盛衰關乎學校學校之汗隆關乎治道觀其所以得而思其所以失作人致治之理不外是矣書成名曰學校考仍馬氏之舊而補其遺云

序

南學考卷之十三

國朝

三十九

科舉考序

閔 鎡

科舉自隋始通鑑綱目大業二年始建進士科蓋煬帝好文詞專以詩賦取士不復關行能矣唐因隋制更定諸科由宋歷元時有損益迄明太祖定三年大比之制而科舉之一途遂爲永制夫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士之德行何由以見故杜氏云以言取士旣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馬氏亦云操觚未技得以階榮進之路選賢之意無復存者矣由斯以談科舉非取士之道也然此法一變而不可以復更者何也馬氏不又云乎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則考試以大爲之防閑因時制宜不得不然之勢也時更五代數逾千禩其間得失升降亦有可言不揣闇昧輒加參攷取歷代考試科目之制迄明鄉會兩場條例彙爲一編復分其部次鄉貢解試府試漕試類試郡試鄉試爲一類禮部貢舉省試會試爲一類親策廷試殿試臚唱爲一類制舉特恩賜第各爲一類而又按其年代表其姓氏述其遺聞軼事盛典美談以補史冊之遺而備參稽之用覽是編者於歷代取士之法得人之故亦約畧可見也矣科舉累人人累科舉加之何其累也哉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傳

梅福傳

班固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漢

一

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求其素陳平起于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于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

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
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
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
昇平可致于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
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取賢聚于本
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
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
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
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

傳

南史卷之十四

漢

二

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
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
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
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
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卬關自鬻繆公行伯繇
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
尚書聞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
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嘉謨日聞于
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

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
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
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
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
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
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
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
樂之圖求騏驎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
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

傳

南曼考卷之十四

漢

三

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霸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
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旣不納天下之言
又加戮焉夫鳶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
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
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
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
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
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
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

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
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
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
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
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
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
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
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
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
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

傳

南臺考卷之十四

漢

四

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
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
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
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母若火始燄燄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
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
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
卒云

蘇雲卿傳

劉子翬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器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輪直夜織履堅韞過草烏人爭買之以故薪米不乏溉圃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幣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宋

五

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連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然計此爲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浹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弟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閤然排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

復命浚撫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
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
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傳

南畝文考卷之十四

宋

六

萬益甫先生傳

浦南金

萬侯名思謙字益甫江右南昌人也由嘉靖丁未進士調吳江縣丞來權攝我嘉定縣事遂投嘉定縣侯性資樸茂政尙寬平禁網踈濶蓋有何武卓茂之風焉其尤卓異者三事歲癸丑夏五月三日倭賊擁眾薄東郭門相拒僅尋丈爾侯據垂仆之城率驟合之眾併力死守賊逞其兇殘乘東風縱火煙蔽蔽空咫尺莫辨侯矢詞籲天頌之風反而西火尋滅於是矢石俱發鹵會應弦而斃者二人賊氣沮宵遁城幸無虞侯之力也是秋旣獲歲士民同辭請曰國保於民

傳

南曼考卷之十四

明

七

民保於城唯是土堞與無城同設寇至何以禦之侯曰諾遂請於上官允其議迺出帑之在官者募民之好義者凡得金若干命工人慮事以授有司親執撲巡功扶其不勉者五閱月而城成不愆於素時輿人誦之曰維城百堞有樓有櫓我侯是營實獲吾所維城九達有闔有闔我侯是營實恤吾家明年賊兵四起而城中之民晏然徵侯吾民其糜爛矣雖范氏之營成周尹鐸之保晉陽無以踰也治西北二十里有河曰中橫瀝北出婁江纔一里而近善崩且易淤民見其利不見其害侯延覽旣久又熟慮之謂橫瀝宜

壩也民有違言弗聽明年賊艘由婁江順流而西徑
橫瀝不得入人乃服侯之先見云積勞三年進刑部
主事祖行之日攀轅者不能留懷金者不敢餽頌聲
交作清風載途士慕其賢民啣其惠相與刊石論德
表樹四達昭示方來俾不失墜於是邑之父老某某
等來請予記其事侯德澤在人心予不敢以固陋辭
而欣然爲之執筆其經始落成則今上虞楊侯實紀
綱之蓋同德相濟而樂與人爲善也

傳

南曼考卷之十四

明

八

孫忠烈傳

王維禎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於鄉正德丙子孫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鷲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爲妾妖言諂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爲反謀焉濠府中宦者劉若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卽欲有所爲請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

傳

南畝考卷之十四

明

九

以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詔復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謀反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妄言諂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四人與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才藝之子各千數人爲衣食區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賂兩嬖人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延

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己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覩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遠管南昌部中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治遠者爲奏立縣治以便約束於是進賢有城安義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置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明

十

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於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於西山祖塋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之徙湖江也濠厚贖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跡可疑慮者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於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正德己

卯言官言濠不軌也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事濠恐乃召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於殿內諸司拜未畢濠奮膺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天子巡幸在外太后名我監國汝等云何于是孫公抗聲對曰既有詔請出詔令眾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是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赤心豈從汝反耶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明

十一

豈有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卽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令人詣兵局取兵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留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峯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縣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下濠甚憂焉其時巡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駐節吉安移文遠近令

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于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製孫公及許公木主於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官人留官者多自縊死濠駐兵黃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吾安適歸矣於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算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女執之劉吉李士實王春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明

十一

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等脫而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天子念濠懿親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皆以輕重伏誅李提學答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毅皇帝棄羣臣不及錄孫公今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尙書諡忠烈詔江西爲立祠賜額曰旌忠與許公竝祀之廕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赴江西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且天劃然忽斷烟烟若目見者諱曰天眼開矣以濠就擒日考

之則此先未擒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而濠已擒
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啟棺公面顏若生異香蒸
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欲死之也
初孫公至江西治廨舍得古鏡于深溝中背刻二十
有四字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賈忠獨難
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多不識後
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自始仕
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長子堪
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尙寶卿季子陞吏部左侍郎
三子者皆天下之士也豈天於以報孫氏哉胡公世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明

七

寧濠滅復官卒至兵部尙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論
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
宏治壬子澗之文場中夜旣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
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
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濠之變胡
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相次成功
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
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
以扶世翊運能哉

四川左布政使周著傳

萬時華

周著南昌人萬歷丙戌進士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用法不阿歷官三十餘載所至太守藩臬以治稱萬歷庚申任四川右布政使明年天啟辛酉會藺會奢崇明偕子寅應調援遼待命重慶九月乙卯因闕師刺殺巡撫都御史徐可求一時監司郡守介胄諸曹皆遇害遂陷重慶時巖郡初下賊勢猖獗列郡洶洶郵聞成都大震著念巡撫已陷賊脫賊乘勝鼓行而西何以爲成都戰守備遂偕左布政使朱燮元檄威茂松潘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糧餉飭器甲灰炮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明

十四

木石諸具又東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賊果長驅瀘敘諸郡邑瓦解著急率諸藩臬各畫地守著自署西城西城地多樹木路岐池淺又城卑汛地紆迴十數里利在賊難守故著獨任之十月甲申賊至營錦江東果明日擁衆卽犯西城牛馬旌旗蔽山野著令土司坤汝常乘之率指揮常恭等內發火炮賊稍卻走斬僞先鋒一人陣斬數十人又明日丙戌賊數千人障革褰竹牌進矢石不能陷著令架七星炮火箭火磚衝擊之賊復稍卻殺數百人至暮賊鈎梯數千攀城鼓譟欲上勢危急著徧誡士卒但放炮礮石亡譁

遲明賊屍陵城下是時賊已屢失利然諗知西城地勢易拔終日夕攻西城不去時冬濠水涸賊率降民持篋束楚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葦形類行屋以避銃石賊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自蔽矢石不得發者私念竹木青潤兜雖載土遇火立焦灼乃夜繩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大舉土山墮賊於是復置雲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賊衆益急著復出兵亟擾賊別遣卒持火具衝入縱火具戰樓復壞賊急益夜縱炬千餘集火門著復取水如瀑布下澆之賊乃引退終不能下西城比歲且盡城圍八十有餘日矣城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明

十五

中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著乃引劍誓衆吾與諸君業死守至今日前勞可惜願益固志亡懈會有俘民自賊中來者亦言賊旦夕欲東須早船一決勝負耳明年正月忽林中大譟而至視之有物如舟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簷弗左右上板屋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兩旗一開基定鼎一安順勦逆中數千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老幼皆哭著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千

鈞之石飛繫如彈丸賊舟遂不得進然仰高臨下甚
困著復引敢死士發故藏中得大銃擊之夜繩士城
下焚船樓石轂皆碎裂士殊死戰明日乙丑賊皆雷
哭遁去成都復全是役也自十月甲申距王晟王正
乙丑沱百有二日著在西城飲食洗沐皆廢所調募
兵卒僅六萬人用餉僅三萬七千有奇前後俘斬七
千餘人朝議以燮元繼可求巡撫四川著代燮元卽
爲左布政使西城城守微著則蜀亡已久矣著後入
覲以城守勞瘁疾作卒于家己已僅贈大理寺卿諸
卹彝典蓋有待云

傳

萬孝子傳

章世純

流寇起於關中事在崇禎之元年不以時定輾轉數省事久機熟漸知聚眾漸知置人凡鄉邑中皆有布伏預在一二年前數千里之外勾引所在無賴爲之內應所欲攻者散遣而往至所攻之地而聚頃刻而數千人須臾而富家大室皆及專掠騾馬剽金銀爲輕使斬殺剝剔之慘以聳四遠鳳陽有中都之名無城郭之守其名可貪其實不足懼也方寇之在壽春也去鳳陽尙數百里知其遠也莫知其與爲連者之近也十一日聞報十五而寇已叩國門矣當事者率

傳

萬壽考卷之十四

明

七

以無動爲老成先是司理萬公新至蒞事甫七旬而兩月奔走于道路所以弭亂之策不必用而力所得爲者獨立柴柵嚴巡警耳猶以多事蒙誚旣而以丁艱解事且行有日矣因警故固遲之以繫民遂及于亂是時公勞傷劇病署之後爲文移房處此攝理寇突至索官孝子懼及父毅然前曰我便是官賊初見其儀止修美稱爲才子孝子不屈大罵賊奴敢行逆舉乃遇害賊隨揮刃去之不可謂非義所感也公觸階慟哭期相從地下家人解慰自全以全孝子名孝子五歲而就學誦三字經卽求知其義能以近事況

之十歲而遍五經試爲固相師之道題破云師必有
輔聖人亦猶行古之道也十四爲學諸生平時每與
師友言輒及忠孝節烈事豈亦命數之發於精神歟
初生時有香氣布室故小字芳兒及死事之先一年
後母夢有二月一在於天一自下從之公急以孝子
之名呼之曰芳兒無去而月竟上矣繇此言之其生
也蓋有所自而其去也蓋有所之者也豈偶然也哉
萬公名文英字篤坤公子名元亨字爾嘉外史氏章
大力曰余嘗以事至鳳陽覽觀形勢私計者久之是
雖名郡其實省也而無城池之衛一旦有變何以歛
衆聚民城之大者有軍而保與無軍同而所屬又太
遠或三四百里或六七百里雖如飛如翰其能恃其
救援乎太和教諭朱統鎮宗室也詳深有謀因與之
計事而太守徐公以爲艱於轉運余獨登山以望計
地高淮水三丈餘可設數閘以輸又慮城雖建與皇
陵尙隔恐卒不相及陵墻以土爲之卑而可踰議以
歲修墻之費及柴薪所得易土墻爲磚城以漸成之
次年春朱統鎮竟上其說先鳳城爲次第業得請矣
且言之臺使者將使余襄事焉已而中止嗚呼向使
城池遂建流寇亦何遽至此哉事之可恨非獨臨變

傳

明

而委蛇者之過也嗟夫孝子之死不死于流寇而死於庸人之手其相累以及又寧獨孝子已也余見萬公不復爲戚言更以壯語對之曰江右節義之鄉此一烈事又吾江右人爲之死孝大之卽可作忠豈一家之事也哉父子一體也其爲義可謂非已乎死有令名何芳如之唯夢是踐要宜以吉當之耳因爲之贊曰旄頭煽虐殺炎浮旻上干極陽日月奪明下淪至陰山水不清條薄中都奄覆帝里崇樓爲灰危墻盡圯積屍褥溝漂血朱地萬物皆毀孝子以死殺孝子身生孝子名厥名維何以子代父以孝代忠劍擣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明

十九

其喉戈衝其胸肉爲土壤氣爲長虹年甫成童斃約冲融氣誼透發履鏘膺鋒仁之極也成義愛之至也成雄天性獨以成其事學問無所與其功非詩書之所輔豈擬議之可容名爲元亨事乃利貞貞烈所果金嚴鐵精世何物而最良物何類而最芳江籬不數蘭芷未彰世惟義爲不死人惟名爲苾香於萬斯年厥聲孔揚

贈光祿寺卿萬璟傳

李明睿

萬璟字元白江西南昌人也祖恭仕至兵部左侍郎有河工一條鞭法行甚便于民皆其主議公生而正直登萬歷丙辰進士初授刑部主事上刑獄于和疏調工部營繕司治銅官事副虞衡專司鼓鑄嘗請內庫廢銅供錯刀之需中涓勿善也甲子以屯田郎祀慶陵憤逆璫墳坐僭侈上疏發其奸狀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不可不握利權不可不操不握則尾大不掉不操則毛將焉附今太監魏忠賢生殺予奪權盡爲己有更有關切臣之陵工者臣向承乏寶源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明

三

局目擊銅錢置之知內官監破壞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臣因移文請發忠賢怒臣時具疏特請查發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不許夫以忠賢珠玉盈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良深蓄謀最毒臣猶記今三月詣陵開江過忠賢所營墳墓見其碑石崢嶸隧道深閤制作規模彷彿陵寢且前列祠宇特建佛堂金碧輝煌丹堊焰燿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而先帝之陵寢未

完曾不一動念焉盜利權煥陵工大罪莫甚疏入上
震怒命杖一百首輔葉向高揭救不允是時楊漣二
十四罪疏上中外相和章滿公車忠賢欲借曹郎不
威命下之日公自知必死手拔髮簪一寄母曰兒死
矣頃有羣豎從公私邸拉至午門白培橫擊血流神
飛未受杖已奄奄垂盡矣杖訖兩股糜潰余走問之
慈慧寺中口不能言瞪目相視踰七日死崇禎皇帝
贈公光祿寺卿里人立廟正學書院祠祀之

傳

南畝考卷之十四

明

主

孫許合傳

李明睿

孫燧浙江餘姚人中宏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
郎中恤刑江西寃獄多平反正德六年陞福建叅政
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公在刑部稱方毅敏達至
藩臬益著聲績時寧庶人宸濠潛蓄異謀結錢寧張
雄日夜伺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
吏謀益著九年乾清宮災議建儲庶人賂遺諸奸謀
立其子朝議選才節大臣出鎮之陞公副都御史巡
撫江西公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比入南昌人情
洶洶謂庶人旦暮得入爲帝諸省臣多附黨又伺公
言動輒告庶人公周防密畫使不能知先是胡端敏
言動濠下詔獄宸濠必致之死公力爲謗雪得不死
逆謀日有跡托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
又城瑞州請復撫饒二府兵備又請勅湖東道分巡
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蓄以重兵廣州添設通
判又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且密疏言宸濠必反
盡爲伏途諸奸所得不得已乞休不允十三年江西
大水賊徒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公與
副使許逵自外掩捕三賊會大風雨不克濟言官發
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卽訊十四年六月丙子宸濠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明

五

反俟諸守臣人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請看
密旨濠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公益怒張目直視厲
聲罵賊遂縛許副使達奮起爭曰孫巡撫大臣安得
輒無禮并縛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用三賊爲牙爪
招延賊黨至安慶攻之弗克敗歸王守仁起兵吉安
擒宸濠于黃家渡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
立祠于江西進賢門之濠上與許副使同

許達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爲人沉靜有謀略初令
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
遺賊芻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鉞

傳

南畝考卷之十四

明

三

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入境以功陞山東
按察僉事分巡遼海道禮神安民下士詳獄邊鎮懷
戢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暴橫內外構結莫敢誰
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
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
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某大臣
不可輒無禮宸濠竝縛公且問公何言公罵賊言天
無二日我惟有赤心肯從汝反耶汝悔無及濠遂呼
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然男
兒死則死耳不可爲不義辱孫默然無言遂遇害嘉

中

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論者以
節優于烈何景明作樂陵令以美之其辭曰唐朝公
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
乃是平原君時尙未有宸濠之變其節已如此矣故
竝著之使知公者有所景仰云

傳

南曼考卷之十四

明

三四

都御史周定初傳

湯來賀

公諱定初字雲翼號松臞南昌人河南按察使六虛公子也中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以請假省親歸鄉里甲申三月某日與江西守土諸大吏哭於澹臺先生之祠終夜繞堂走弗休已而福王擁立南都趣往扈從明年乙酉春三月奉廣西恤刑之命公出未兩月師証于外相蝨于內至五月十一日而南都失守矣金聲桓者左良玉麾下叛將也乘虛陷南昌時公抱節抵家憤惋悲痛念太祖子孫在閩微服間關雜商旅中攜從子朝鼎及僕崇爵倍道至閩謁唐王於行在授監察御史朝廷知公可倚任恃以無恐丙戌二月十七日疏言湖東重地當移師駐鎮爲吉贛諸郡聲援以規進取卽授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程至崇安值鄭藩鎮將阻關公飛章劾之遂從間道達鉛山時湖東久空虛不聞詔命公至勉諭紳士拊循將吏戰守之具略備顧請餉僅得二千金調發轉輸日不暇給勞苦萬狀再飛章題舊監紀臣胡琦爲湖東副使舊推官萬文英爲兵部主事且陳節制便宜數事半留未報是時廣信義旅稍稍雲集都督則有熊尙仁姜天衢叅謀則有公從子朝鼎俱以

傳

南昌志卷之十四

國朝

五

赤心旌其營軍聲復振諸郡縣聞風響應咸勃然有
恢復江省之志金聲桓素懼公名聞公舉事卽遣王
得仁并力東向得仁故逆闖驍將旬日間攻陷安仁
貴溪疾如折朽公督師迎戰于蓮湖親冒矢石爭
効命大破得仁軍奈糧盡不可支再戰於小善渡河
口敗績朝鼎重傷公乃收軍回城得仁已尾其後時
四月二十四日也竟夕營火蔽天平明兵圍城外二
三武臣相率渡河南走時有以便宜進者公自誓與
城存亡危坐敵樓上挺然與胡琦同被執得仁盛兵
劫公公視之蔑如也南向瞑目而坐得仁知公不可
奪館之他室明日置酒筵之上座親捧筆視令公艸
書招降公怒以硯擲得仁不中睜目直立罵得仁得
仁令勇夫搥擊其膝血流至足仍拘縲之冀其轉移
二十六日公整襟望閩中再拜曰臣力竭矣齧指出
血書遺言及殉難詩一篇遂自經以死年三十有八
諸將士聞公卒皆感泣收公屍送歸鄉里僕崇爵以
隨公不去亦被害

傳

南昌文卷之十四

國朝

五

僉憲劉大容傳

李振裕

劉斯球字公修號大容萬歷四十四年進士授零陵知縣丁母憂服闋補海澄禦海寇劉香老有功崇禎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僉憲負氣敢言又大學士一燦從子熟悉中朝賢奸之辨戎政尙書霍惟華魏忠賢之黨魁自科員不三年至尙書妻弟陸蓋臣亦內侍丁卯七月知熹宗疾沉篤以袁崇煥賜廢事早與忠賢爲異詰責放歸思陵不知其故卽位起今職又欲遣之行邊僉憲及科臣顏繼祖各上疏白其奸狀遂輟行俄罷官去又疏論左僉都御史賈繼春其略曰

傳

南畝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七

繼春入臺首攻楊漣以公論不與俛首求和出揚言疏非已意反覆者一魏忠賢竊國萬燦杖死楊漣就斃之年正繼春中旨名用之日感恩圖報極誣楊漣之奸恨不戮尸且自南京上疏求以其言載之要典反覆者二陛下御極誅大憝顯忠良繼春密爲薪盡火傳之計列薦多人市恩植黨曰楊維垣首攻逆璫倪元璐直陳公道夫元璐與維垣薰蕕各異繼春比而同之反覆者三繼春已得罪爲民逆璫用事矯旨名用乃自詫七年御史未加一銜以爲不媚忠賢之證豈天下人盡無耳目乎其乞憐于崔呈秀以得復

官反覆也又見通國共譽韓爌揣爌簡在帝心而應
響望風謬爲推轂愈反覆也繼春于楊漣始論之中
悔之末又詆之蓋三變矣今不敢曰漣宜殺又不肯
曰漣宜贈宜諡而惟頌高宏圖之申救楊漣則論一
人而四變焉其于韓爌則先致怨其同功之人而後
爲佞于不衷之薦亦再變焉其于魏忠賢則一媚而
一攻于崔呈秀則身蒙其薦舉而首倡爲戮屍皆再
變焉極口于同惡之楊維垣而詭服于不兩立之倪
元璐又再變焉壽張百出無非欲長有其功名而不
憚以身口爲蜚螂之一丸是尚得有廉恥哉從來奸
以似忠爲巨媚以似直爲最故堯之四凶能欺乎岳
牧而魯之正卯亦得冒爲聞人有臣如此尚與之同
立于聖人之朝亦不得爲忠矣伏乞陛下立賜褫奪
仍付理官去一繼春而杜天下之爲繼春者雖堯誅
四凶不過是也疏上繼春改官長至郊天又疏論敬
天之實謂政之大者莫如用人理財今仕路淆混極
矣疲疾不堪者訕彈不去忠直有爲者屢薦不起非
天心也今民膏澤消鑠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
畫餅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陛下乘
此敬天之時惕然深思毅然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國朝

五

傳

大老令其策蹇以出都門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令其沉淪以甘豐草何以戰伐有功而接濟反緩何以庫藏告匱而濫賞取盈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與又具疏爭言路關係謂英主受言取象于轉圜流水而末世拒諫貽訕于轉石撥山夫人主豈不慕受言之名哉偶因猜而成疑遂卽疑而生厭以猶豫之過開停閣之端此誼辟所以慎其端而忠臣所以防其漸也陛下增考選以開言路勤名對以通下情而臣猶鯁鯁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流言之日滋辨言之日囁聽言之未盡而納言之未速也臺諫之說以封駁爲義以綱雅爲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爲職掌而陛下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豈以此媿媿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夫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卽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手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端之節省總無濟于脫巾之變而况窺上意而逢迎者且比比乎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獨臺諫稱言官豈無明職掌之專亦以杜紛囂之漸今廢弁而瀆天聽貲郎而奏

空談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
訓矣甚有嫉賢妒正索瘢無從遍造歌謠流傳陌巷
雖陛下萬無旁寄之聰明而市虎之紛紜抑豈輦轂
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豈以君相之
勢遂爲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之不避職在則然然而
聞言引愆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於高墉
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
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指一事也而別
尋節外之枝論一人也至欲空人之國朝端有同聚
訟黑白聽其混淆至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
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鴟
鴞鼓喙成何世也所謂辨言日囂者此也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仇乃
諫臣之職掌乃推轂者不薦賢爲國而以市恩抨擊
者不除惡務盡而以訶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
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
聲啟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柏垣皆成蛇足非推心置
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盡者此也陛下勵精求治一
應章奏批發曾不遺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

月者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返且有間留詳閱或有不
應批發之旨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只從
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
當指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
長議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紛擾呼吸不應蠹弊叢
生積漸使然勢必至此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況今
人情日競身叢眾鏘者尙披顏甲而請繫賊之纓足
裹巖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言路有權
敢悍焉無忌若此哉臣願陛下之力行也上皆報可
袁崇煥以矢守封疆下獄魏瑞遺孽吏部尙書王永

傳

南夏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光輩欲借此以翻逆案僉憲又疏爭謂王之臣有題
可借旣陰藉其黨以燃灰呂純而無計可施又顯騰
其頰以翻案科臣何官密勿何地寧容其鴟張揚舌
顛倒是非爲誤國督臣解免乎天下矧之三年轉兵
科又轉禮科五年轉吏科都給事中帝以天下多故
綜核名實廷臣皆營私交負任使遣太監監視內外
諸衙門事舉朝以國體爭之帝謂惡其害已皆不聽
六年二月僉憲上疏曰監視王坤有疏排擊閣臣昨
聞名對平臺旋趨閣臣入直而王志道之疏又加嚴
詰羣情不能無疑夫皇上之遣內臣者監視也邊圉

積弊屬以摘叅若輦下之臣苟非錢穀攸關原不出
覈糾之數而飛九橫被尙侈口于鷹鷂臣等所爲法
守疑者一其所責成查飭也外廷朦玩無辭糾繩絲
綸之臣自有聖鑒今乃概加彈射使鼎鉉重寄一無
可倚臣等所爲國體疑者二更可異者坤疏有勅下
九卿科道之語夫九卿科道當皇上遣用內員時已
單疏合疏互陳之矣卽精誠未足回天而名義時防
胥溺何至使內臣挾以爲援也臣等所隱憂者不患
今日之內臣顯與外臣爲激而患他日之外臣陰與
內臣爲比其爲患可勝言哉履霜堅冰願皇上之慎
其微也雖然此亦輔臣之自致也皇上虛懷以聽輔
臣數年于茲顯諍之未得不妨婉諍獨諍之未得不
煩合諍而乃身處局中如在局外始以內臣叅廷臣
今至以內臣叅輔臣恐自此以往更有不可知者矣
此又臣等不能不爲輔臣之往事咎而并爲輔臣之
今日責也時閣中乃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
徐光啟坤疏專劾延儒也疏上帝銜怒未幾以資俸
進南京通政司右叅議下旨詰責吏部浮辭飾獎僉
憲上疏乞罷黜竟調外俄起官行人僉憲單車就道
曰皇華微職獨非喉舌司耶吾盡吾職而已久之轉

傳

南宮文孝之十

國朝

三

光祿寺寺丞晉少卿推右僉都御史會李自成犯京
師手詔轉左城陷間道南歸父子四人同死于南昌
己丑之難

傳

南島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南島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劉少保外傳

國朝失名

少保劉將軍縉族本南昌縣高田龔氏父顯少貧漫游西川衛使劉岷感黑虎之夢翼日見顯皂衣假寐當虎處遂館以爲上客久之相得如父子因以劉姓仕平諸洞蠻開地千里官至左軍府都督賜緋蟒玉帶縉少以父任累官與同平播州置遵義竝平越爲兩府求朝鮮勦噶承恩功常在麻貴陳璘諸將上惟延綏總兵杜松名與相匹世稱南劉北杜焉年十三從軍卽以勇略聞西南所用賓鐵偃月刀百二十斤積加至二百斤馬上輪旋若飛故天下稱劉大刀由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諸洞蠻所號也初歸南昌兄弟皆蜀言曰我父非岷公不及此且生長彼土旣襲其姓矣於是令家人皆蜀言世世無忘也始其先將軍在蜀諸凱績巡撫都御史曾公省吾奏敘之力爲多故以省吾爲號曰生子孫聞吾號記憶曾公云族人初見觀其能乃大會於教場綽所用大刀於操臺坐定乍起隻手掣之環操場三匝頓之將臺插地深尺肱不撓面不頰鼻息不促而令曰有人如我者予十金有人從衆中上將臺舒左臂掣刀環操場走七匝至臺前把之而立肱不撓面不頰鼻息不促揚言曰受所懸賞而繳卽與

二十四金頓刀臺前入地尺五問其姓名曰徐咨也
明日遣人以百金聘之咨竟不受凡見聞技勇膂力
過人無貴賤交之如恐不及故門下得人爲多苟有
一能雖雞偷豕闔未嘗不收蓄焉其可任偏裨者予
之姓呼之兒通書史占候能會計知四方阨塞道里
堪鄉道者俸之賓客乙支思者島夷也能橫身躡壁行
宿三日使主艚船繫載滿者湖盜也能橫身躡壁行
數步使輕捷者受其法咭嘖吧噤琉球木工也雨中
發砲引不沾滅鉛彈着人無聲烟到而馬仆重金募
之使主擊將火砲寧夏之役目中流矢陣中猝不及
拔乃以衣綫縛箭尾與我箭相啣殼滿反射之流矢
去而睛亦脫目遂陷眇將軍親敷藥曰真吾兒也令
其世世姓劉與子孫爲行輩凡將軍大戰二十七小
戰百餘招孫摧鋒陷陣之功爲多援朝鮮雪中見日
本營有善馬愛之曰孰能爲我取彼隊中一人曰能
挾履二雙衣白衣往數驚其馬營中數出視馬馬如
故遂不爲意乃繫履馬足騎之以歸明日倭營失馬
雪中惟人履跡而無馬跡履來往跡直接大營日本
恐我師襲之遂移營將軍喜曰縞衣迅取如鷓鴣是
白鷓子也軍中遂號之爲白鷓子夔門有兵書峽每

傳

南史卷之十四

國朝

三

傳

天霽微風獵獵焉翻揚如曝書冊相傳武侯所遺將軍鎮蜀架空百仞下臨深溪使人緣上視之莫不股戰惟白鷓子騰上焉拍髀拊臑直達半空還報曰無書也下視則掀揭如故而蜀人皆言將軍得武侯峽中書能使鬼神云先是宰獮諸寨洞雖克捷然土蠻時出掠三五爲羣梗路蜀人患之將軍曰此不足以煩兵兵出卽散兵還復出何可勝捕當以神道威之耳他日哨騎捕得二行劫獮釋不殺各予一矛曰封汝官此土有出掠者輒逐之人且祀汝遂跂坑之是後苗獮出掠果有二持矛者常出追刺行旅遂通故

南曼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雖蜀士大夫亦曰劉省吾有異術能役人爲神鬼役鬼神爲兵以此也山東臨青王氏園有狐據之數年一日忽辭主人去曰劉大刀且至將借居此吾行避之某室器物勿移須其去也吾來取亦不復汝居也已而將軍果至當時將軍威名震夷漢兒童皆爭直其名以自居者天下惟吉水鄒忠介公與將軍兩人而已成都人則稱號西南夷則曰劉大刀而精崇亦同之家居未嘗須臾閒行所至齧指節繳舌作聲銳聞數里從步騎聞哨必盡至隨地長短廣狹布列坐立皆有陣法角射較騎以歡賓客尤喜用袖箭木異

人所授也惟將軍父子及弟相用之最精雖身所教
盡技誨之終莫能及其箭凡十六種長皆不過尺種
各有名各有所用宴方太學宅酒酣主人起行犖請
得竊觀袖箭令取物爲鵠鼻大松門厚且五寸將軍
于坐投片瓦鏜四矢翮若燕逝皆環接復以匹練椎
投之正着四矢中央剗門而中如規而墮門盡穿皆
受鏜處如鏡其在田圍射獵率以袖箭行酒爲常自
言單衣血戰矢盡道窮短兵不接者屢矣皆以此免
故常勸人學之曰天下能此者吾父子弟三人而已
暇時數拳腰囊出其物示子佶佶終不知問也碧丸
赤丸黑白丸各十餘大小棗豈一箬箬二三猪脬竹
管各寸餘聯二三十爲圍有孔之銅碁二散銀可四
五金稜角盡剗摺紗巾一所善客或問之曰碧丸避
火毒赤丸解藥箭白丸解嵐瘴黑丸以防下蠱也零
襍鋸屑用之屢矣少輒益之以備孤竹不時之需野
渡無舟取箴吹脬腰繫竹管以浮渡勝於匏壺凡爲
將水火饑渴中毒迷道所必日防也日紗巾何也日
大將不可以徒死死必人知於此大將不可以輕敗
敗必人知所在兵法曰善敗者不亡脫有不備衣冠
可以號召致衆吾昔在蜀每聞失火潛行登陣巡徼

傳

南史卷之十四

國朝

三

未嘗不衣冠而出也遂取朱繩伸之長二丈餘以貫銅碁各爲扣結如羌桃縮之而舞曰短兵不應此亦可以脫獨袖箭乎哉一躍登數仞之墻而瓦無聲客大驚問將軍偉幹若此何以能超凌絕遠曰吾始囊沙繫脛以漸加之後解去則輕舉耳客有問陣法曰兵無陣法但有伍法陣隨地形不可按古惟當使步伍嫻習因宜布置雖隘巷猶曠野一隊之與萬旅均臂指耳或言將軍入陣必先然乎曰兩軍相當各以強弓勁弩射陣脚但能奮呼出一聲者卽勝矣戈鋌刀劍各用所熟大陣無所用也此匹命之時非對壘

傳

南唐書卷之十四

國朝

三

之事也所能不吝教人人有所長亦虛心請之家僮八百餘人人各有藝穀甲架弓淬劍鑄銳譯諸國語言醫獸印烙乃至磨漆雕鞘理治鞦韆紡網黏竿織帆絞綵堊壁縫緝走索吞刀鬻眩爲鳥語兒聲衆工百戲門下無不有而將軍亦一一皆通又善相人於朝鮮得一人曰乙支阿答目裨將曰福人也使領一軍後每入陣阿答熟視所向必摧所擒斬必有獲卽無獲亦必有善甲名馬由是軍中視阿答所向爭趨之常得首功有二十餘人韞橐馳從江北來江西稱奉李太后旨募造金丈六佛江右初見橐馳施累干

金過將軍城南第馳背囊中有玲瓏坎窞之聲將軍一見曰此大盜也遣健丁跡之果大盜也就劫家擒之起其賊於百福寺送其人於有司皆伏法在蜀獵虎土司奢寅之子奢崇明挾弓矢攜鐵傘獨往傘無柄而繫以鐵索內施鉤鬚如魚筍抵虎穴探投虎虎跑攫喊之曳索鉤鬚盡張虎弭受牽又射林麓數發崇明左挾死響右牽生虎以獻睥睨者若無人將軍離蜀於餞席謂諸公曰緹今年在此西南夷莫敢有他志然將來爲蜀患者必奢寅父子也遼陽之役四年寅崇明果反圍成都踰年乃平自蜀歸里頗置田

傳

南畝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宅近婦人當路或曰劉緹貪財好色焉得爲名將乎將軍聞之曰誠然緹幸得待罪行間家養千餘人備國家呼名尙嫌少十之九非財安所資給且皆銅鑿叛亂餘資寧夏日本之鹵獲屬國所酬血戰所博未嘗關請說居奇爲奸利費官府倉庫升斗銖兩也幸天子神聖四方無事於今數年武夫得與四民共休息不好色將上書啟邊釁使無辜臯壤濺血乎部將多言將軍父子有百勝之功闢土壤勅威行海徼而無封侯之賞將軍曰無妄言非制也時方右文司兵部者尤倨將軍已位都督列五府賜緋蟒玉帶矣副

將總兵官出門下者二十餘人都司指揮不可勝數
家居每大禮公出部伍之有職銜以常服翼轡隸從
者往往叅將遊擊守備千百戶爲班里中某大老喪
兵部武庫主事羅公某主客將軍入弔出羅已就西
序引賓席旣而聞知將軍也遽變色起立東序上行
西向翔肱曰揖將軍更容起徐下北向深揖曰劉縱
失瞻嗚呼蓋至劉澤清剛斬兵科給事左夢庚步卒
猝僉事投水聞承平時是事者可以酸心而宰鼻矣
物盛而衰固其所也門下施鬼緇甸黎獠蒙撒高麗
日本琉球諸倭番島夷洞苗人靡不有惟無天竺烏

傳

南島文卷之七

國朝

四

思藏人幅內直隸十三省九邊人無不有而川人爲
多將軍亦善用川兵援遠在路常思之諸所藏鎧甲
弓弩鎗矛鞍韉各以其方物類爲庫夫人張氏亦大
將風宗族賓客內及姬侍外而夷丁漢卒家僮日常
二千餘人飲食以序頒給厨屏悄然未嘗聞喧呼滌
器束箸之聲僮僕應唯進退給侍雍容皆合法度余
童時在席譽之鄉音語余曰自先將軍以軍法治家
二十餘年家人始粗率成章四十年乃恂恂就序耳
故兵所以教禮禮所以治兵也有親戚隨門童入值
其方磨泔糜餒彘將軍便冠短衣不時見客更服留

與飲食從容謂曰家非乏餉豕人也顧爲將三日不引重體輒不舒習久成罷癯緩急無所可用故日欲自勞之耳客至未嘗不具飯而盤盂適常不爲大烹羅列亦無巧異精饌姬妾八十餘人率衣繒絺無歌舞聲樂芳薌膏澤之奉也常夜步闥衢聞市人語歸仰天摩臆嘆曰六十年兵甲勞生日與尸厲相尋常恐不終今街巷黃口小兒皆以劉綰自負少年人喜言兵天下太平不久矣其明年白氣如大刀亘天出師赴遼左祭旗教場纛竿無風自折日色如霾先是援朝鮮國王謝以三仙甲其國世所傳寶也一仙甲

傳

南畝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三

五里之內馬自拳踞悲嘶不敢前二仙甲營夜有警鐵槩自鳴三仙甲百步之內刀褪箭折將軍旣待川兵不至經畧楊錦促伍將軍五路出師三甲皆留寬奠堡 大兵遮殺杜將軍松綰猶不知進遇

大清兵綰引軍登阿布達里岡

大清兵出其上綰突圍圍厚不能出南劉北杜一日而殞國事不可爲矣報聞舉朝失色神宗皇帝爲之震悼罷膳贈少保招魂以葬其後劉天壽天錫九斯畸數人脫身還

萬烈婦傳

陳世倌

乾隆己巳秋余罷政里居新建傳君晉明來視余因告余曰某之兄女明秀生三歲失恃七歲能讀書明大義兼善女紅凡組紉織紝之事不教而成年十九適南昌萬文舉結褵六月雍正癸卯六月初一日文舉溺水死明秀卽自矢與夫同溺顧念翁病癱瘓姑又跛艱步履而叔方幼仰事俯育不可無人因忍須臾死親紡織以供翁姑日用延師以課兩叔每遇夫沒之日必赴所溺處號哭致奠閱三年翁以疾卒明秀拮据以備含殮邑人稱其孝無間言事姑八年兩叔並授室姑憐之欲爲擇壻明秀聞之詢妯娌曰常聞婦人溺水而浮信有之乎一隣婦不識其意告之曰抱石卽不浮乃於夫死之日托病不出先密縫其上下裳檢其平時所貸於隣者悉筆之書而潛赴夫所溺處哭奠畢懷石溺水死時雍正庚戌六月初一日卽文舉溺水之日也今二十年矣未得邀

恩旌表幸公一言以垂不朽則某且感甚余聞之悚然起

曰烈婦也可以風矣夫人孰不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其死同而所以死者不同也今之號爲丈夫者平居昂首自負以爲天下偉男子也一旦臨小

傳

南昌考卷之十四

國朝

望

利害輒佻心睨睨以求苟免或至寡廉鮮恥以乞一時之命者比比然也孰肯持守大節捨其身而不顧從容就義視死如歸如烈婦者哉方今

聖天子敦崇節孝凡有苦節奇特之擽者題請建坊旌表如烈婦者固宜採其事上之

朝光之俎豆爲天下後世勸而乃使之湮沒不彰在明秀固未嘗欲傳其名於後而當世採風之君子搜羅不至至歷二十年之久未邀一字之褒爲可惜也夫窮鄉僻壤之中如烈婦者何可勝數明秀尙幸有叔爲之述其事其他之泯滅而無聞者更何可數計其何以副

者

國家旌揚之盛典哉因爲之傳以告世之任風教之責

傳

南豐考卷之十四

國朝

望

熊漁濱先生傳

王思訓

熊飛渭字漁濱江西南昌人也世家魯溪晚自號曰魯人曾祖某祖某皆隱德不仕父某封文林郎飛渭生有異徵髮燥就傳聰穎絕倫補博士弟子員博涉羣書滙爲制藝每試輒傾其曹偶同鄉李尙書明睿素號知人少所許可獨稱飛渭之文以爲與鄧會元以讚吳會元偉業相伯仲學士鍾陵熊伯龍至江右見其文口之弗置曰吾家漁濱龍文也吳門施閏章以名臣守臨吉亟禮下之至不以諸生見誦讀家案頭無漁濱文者輒相與笑之其爲時推重如此康熙

傳

南畝耆卷之十四

國朝

七

癸卯與宗人熊尙書一瀟同舉於鄉尙書故兄事飛渭皆以學行同見賞於李尙書者甲辰遂偕聯捷賜二甲進士例得授司李以缺裁改授廣西融縣令寅卯之際逆吳弄兵融以彈丸介滇粵之衝甫議征繕而賊兵奄至融民之姦宄者謀翻城應之飛渭抗詞曉諭不聽城陷幾死會撫蠻大將軍傅宏烈帥師救之拔其城檄飛渭視事如故時簡親王奉命視師議買米供軍而派融數過倍飛渭言於王得減如數民德之爲立生祠以祀以母喪去職還家道梗巡撫郝浴留主桂林書院踰年始得歸送往事居仁撫諸

孤之爲昆弟後者宗黨稱厚焉繼丁外艱自傷祿養弗逮益哀毀不自勝遂絕意仕進遍遊齊秦楚越間囊橐蕭然居閒益自刻苦雨中風帽著述不衰會撫軍馬如龍創立豫章書院延主講席擇十三郡士之英俊者從之遊飛渭隨其高下孜孜樂育以故癸酉丙子兩秋榜號稱得入晚復聘主白鹿洞師道益尊四方之士望風景附眾至莫能容爲闢地以處之特揭胡文敬公教規六條風厲學者廩廩嚮至道焉偶以事抵章門畢而反棹卒於南康邸舍年七十友人同官萬任爲狀其行事云云飛渭天性孝友素不治

傳

南晏考卷之十四

國朝

堂

生產得錢輒以市書所遺先人田廬什器多分給兩弟子而自取其委頓朽敗者平居無疾言遽色義之所奮則棘棘自將少工舉子業解組後益肆力於詩古文詞斟酌李白韓愈尤邃伊洛淵源之學於近代胡敬齋羅一峯之徒所講究多所發明所著有漁濱稿前後合融稿鹿洞續志凡數百餘萬言子孫累世皆有文名以科第相繼嗚呼是可傳已

史臣曰余校士豫章每得佳士必問其里居門地與其先人之行事於南昌熊氏子得其先人漁濱行狀及所著書讀之想見其爲人意其仁心爲質淵源之

漸於經術者深也惜不及究其用徒以師道見稱舉
於士大夫之間然其子孫則彬彬矣傳曰仁者必有
後嗚呼如漁濱者豈不有後哉

傳

南曼安考卷之十四

國朝

四三

和吹斯斯音豈不有後哉

依士大夫之間然其子孫則彬彬矣傳曰仁者必有

後嗚呼如漁濱者豈不有後哉

萬母朱孺人傳

閔鑑

弼塔萬母賢媛也姓朱氏太學生邦華季女萬德光先生淑配予季鑽之外姑也先大夫爲予季擇聘予師錢岡涂先生曰是不若萬氏之子其母賢而才某授徒於其家久教其子弟小不率夏楚隨之而母必遣人致謝客有造訪者具酒饌旬日不厭有所求乞必委曲畀之一家上下數十人終歲不聞詬誶聲書塾在居室之西每晨夕男婦襁負而過者百十計問之曰母好施予來就食也其姑劉孺人與予爲內親嘗指母謂予曰若好施予甚盛事予弗忍拂其意也且予長女適李氏者苦不育婦慨貸數十金爲置一妾今抱子矣季適吳貧時乞貸於吾吾厭其數也而婦餽之不絕翁在日有從姪某孤思爲之娶婦婦典衣飾以應其行事類如此而余家計亦並不以此絀蓋德光先生以財雄一鄉而母亦藉是以行其所欲爲真所謂相得益彰者矣旣而家少落且多內變母經營拊擋禦強侮恤孤熒富易爲力而貧難爲歡則尤見母恒其德之不可及矣而又蠲田以奉祭祀焚券以卹匱乏憂患之餘不改初志非賢而能若是乎是亦採風者之所必求其詳者也故詳之

傳

南畝考卷之十四

國朝

四

羅節婦傳

秦朝釘

節母姓羅氏南昌人年十七歸黃爇十九夫故當是時氏有遺腹子在身黃氏不絕如帶氏茹荼泣血待三月而子男生暨三歲鄉村皆患痘疫染者輒死其孤證危甚又貧無醫藥氏日夕焦心幾喪明一夕夢婦人年四十許撫之曰勿過憂汝正氣所在邪不能侵俟毒盡永安無事也由是以長以教至於成人婦性孝姑老多病勤服事氏父亦病兩家相去五六里中無村落氏晨往視父午歸事姑將一月忽風雨晝暝雷電交作氏行道中晷無霑塗之苦人爭以爲孝

傳

南昌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皇

感所至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請

旌三十年乙酉

題准建坊今八十有三康強如故其子癸年六十有五昔之遺腹子也孫轍太學生自訟南昌生員頗能文有行曾孫四人視昔之一綫相延今何如也節母事上孝撫下慈於宗族睦以禮可傳也自訟爲余門人拜而請爲之傳故傳之

湯節婦傳

閔 鑽

節婦湯氏者儒士李意宣之妾本農家女而能知禮義年十七爲媵于李嫡萬氏賢而艱於子得湯遇之厚湯連舉子二萬尤喜愛備至而湯循循執婢子禮甚恭意宣死湯甫二十歲意宣之兄某謂其微不可與語節也遣之嫁而以二孤責萬萬無以拒湯乃誓死弗肯去甘從大婦守焉日則隨萬操作夜則依萬寢處不離左右者三十餘年萬死而婦亦老節完矣初萬愛子甚動多姑息湯輒裁之以義不少假詞色以是二子多暱萬其後三子能養時以甘旨進推與共食輒曰子事母之日短食我之日長也且我烏能與母比哉萬死十餘年每道及輒泣下嫡庶之間所罕覩者而其堅白自持四十年來無少訾議不愧貞節云

傳

南曼爇芝舌

國朝

哭

鄧節婦傳

閔 鑽

彌塔萬必恕妻鄧氏以節見康熙中有司表之郡邑乘書之而予於五六十年後過其鄉鄉人猶嘖嘖道之則以婦之節苦而事多奇爲能感人弗衰也婦本流湍農家女不知書年十九歸必恕必恕故數世單傳無期功親屬居六年必恕病病且革氏年弱無所出家又貧必恕撫婦泣婦亦泣曰吾無他死從君矣必恕曰不然汝其守守可以立後吾宗祀有所託吾死無憾婦曰諾必恕死婦典衣飾營殯葬旣見於族衆願爲夫置後衆曰若少艾烏知子之能終節也且

傳

南曼考卷之十四

國朝

望

孰以其子爲寡人子者婦默然獨居紡績或不能溫突有諷之改適者弗應如是者三十餘年年六十矣族人廼相與謀不可使節婦無祀擇族子承裕繼必恕數年爲承裕娶婦連舉孫二節婦年八十有二從容抱孫顧謂承裕曰人貴立志有志者事無不成方汝父死時四顧煢煢誰與守者惟忍死弗去賴祖宗之靈以有汝又有二孫吾事濟汝父可無憾於地下向一念不自堅而委而去之若敖之鬼餒矣嗚呼古忠臣義士孰非發於心之不容已而成於志之不可回如節婦者其志真不可奪已

論曰予嘗過節婦之居數椽蔽風雨耳其週遭編木
柵設重門若遂遠使人不可近者謂非操心危而慮
患深耶又聞人之言曰其夫死一年有無賴子夜入
其室節婦方篝燈夜織驚逸而去逾年無賴子爲雷
震死於節婦門首又家有雌犬十年不與雄交此所
謂神明呵護而感通異類者其庶幾激揚天下後世
於無窮也歎

傳

南畝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四六

紀畧

臨安甘太守平定三夷紀畧

羅 洽

夷之梟曰毋雞獫狁居阿迷蒙自曰丁苴白改居嶧
峨曰沙儂媽容居別者竜曰楊紀居納更山皆性黠
傲不易馴朝廷不得已以羈縻夷人祿華誥防蒙自
祿有德防阿迷祿天民捕嶧峨丁苴咸世其官一驥
爲守明年楊紀弑故主龍亨奪印綬築塹固柵蹂躪
內地入夷土司戒嚴督府檄華誥勦紀誥效那氏故
智遣子襲知蒙自那氏者土知府那鑑也叛元江未
伏誅死沙儂叛督府調那氏征之鑑子恕請復守先

紀畧

南畧考卷之十四

明

完

後下府議一驥兩持之曰那氏法未正祿氏勢大盈
俱勿許而私謀郡丞蘇兆印爲密召罷閒把事楊資
和楊棟曰汝非龍亨舊人耶亨死而遺孤起在奈何
棄之和等頓首泣唯命遂屬和召楊資仁王近塘王
節之楊起徐紹祖爲鄉導啖五人生得紀賞百金又
召郡從事謝東九往昇二檄厚貽紀腹心刺補猛撤
姑咱之徒聽咸爲佐使丞幕陽勘事往誘紀出歇牛
塘反接遺械之歸時從紀數十人皆衷甲駭不知所
出幕乃出一檄曰大府欲索亨子起立耳無他也其
衆二千人叩頭謝納更山平明年有嶧峨龍文端龍

文現之變二龍者祿氏舅氏也天民孱委政二龍擅
政殺人驢于貨尹洪鍾上變臺使者下監司捕急謀
者言二龍詭丁苴構兵郡人大懼一驢度丁苴德我
必無反又度楊紀之亂誥挾我以出師要我以蒙自
我不許未敢訟言而紀終爲我禽彼獨不內愧乎今
誠以愧使制二龍易易耳卒召誥早自効誥頓首唯
命復命郡倅張相監誥往數日縛二龍來而丁苴二
千夷果自明不反幸無誅歡聲如雷又明年有別者
龍媯容之變媯容本塞外沙儂有衆數百流入別者
龍殺人而遷徙無常會別者龍五官保無後其母楊
氏與土官普鼎祿爭雄長媯容乘二家隙掩窩宗前
站二寨而有之事聞幕府切責諸將領一驢遣百戶
錢應爵往諭普五曰二家唇齒也今以小嫌而啟外
寇非計也卽爲媯與之盟而陰使蔡亨說媯容曰普
五紛紛如聚訟至今莫適爲後縣官方擇可者後之
君何不身自請請則別者龍世世君有也容悟立率
其魁隨謀者至而聽分于府一驢盛陳衛賊皆懷刃
袒中一驢覺之叱曰若以好來何刃也容等語塞盡
縛之遂收二寨令普五畫地爲守自是三夷平

雲南府同知劉西來抗賊紀畧

彭元璩

康熙丙午東鹿縣令劉崑以功擢雲南府同知當是時吳三桂專制南中已十有四載轉餉半天下財賦自負才武不世出而地險財富臣力師武日亟亟收召人材益樹黨欲世守藩封于是朝命選官至百計羅致必令出其藩下公蒞任往謁三桂詢履歷家世縷縷數百言已而嘿然目矚公略不轉瞬笑謂其婿左固山胡國柱曰科目中有此人耶大奇大奇命酒飲公坐踰三十刻乃出旋遣客道意公曰我久賣身若不知耶客謬然公曰登第之日已賣身子

紀畧

南畧卷之十四

國朝

五

世祖矣客掩耳走先是雲南十八府三桂勛莊地且遍莊頭估勢橫恣殺人又縱甲士勒平民爲餘丁不從輒誣爲逃軍脇有司逮捕有司不能抗巡撫都御史朱公國治欲大振作而屬吏因循不之應中丞蔡公強項癸丑正月專屬爲審事官臬司李公興元初臨亦以風力自持同心勘理凡甲兵有犯繩以法無少貸平民判使歸農者七百餘人逆黨側目人人爲公危會廣東平南王尙可喜請還遼東

上可其奏三桂亦具疏僞請

上知其奸輒復俞允八月命禮部侍郎折爾肯護理移家還

京師三桂計窮反謀遂決肩府鑄印尅日興師而滇城文武無知者公白朱中丞曰事迫矣宜與宗伯會疏展期以緩其謀反而密請重兵扼川西鎮遠常德等路擠之山中不使得爲出柙虎此形格勢禁也中丞不能用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反殺朱中丞執李臬司及公械繫審事堂李公激烈大罵不絕口僞刑曹楊彥洸曰公休矣且俟劉公一言其黨傳奇棟曰公與旗員異今恢復明室宜劾命公罵曰若尙以明藉口耶闖賊犯京師三桂擁數十萬之衆制闖有餘力奉詔入衛不兼程疾趨而遲遲其行致令國破君亡乃舉所部而降闖徒以嬖妾之故始讐闖而棄父不忠不孝罪通于天明社之屋實由于三桂之手永明王遠竄蠻方擒而殺之且焚其屍若尙以明藉口耶

本朝念其有犬馬之勞封以親王榮寵已極不思圖報今又復爲白首賊兩朝叛逆我恨不飽食其肉七尺軀肯爲賊屈哉三桂又使賊至審事堂諭降曰王舉大事首重人望以公之才佐命功非公莫屬徒死奚爲也公瞑目大呼引鐵索擲之賊再三至罵如初三桂怒曰倔強至此耶執赴三市街與知府高公顯辰各

紀畧

南畧文卷之十四

國朝

五

子杖四十流極邊地高公戍永昌旋卒公受杖獨重
創深見骨幾死明年遣戍騰衝衛越五載移置永昌
遂削髮於寶臺山戊午三桂死逆黨立其孫世璠庚
申世璠殺李公興元于蒙化迹公不可得辛酉大兵
圍洪城公自賓川排沙營出謁于撫軍闕于軍門撫
軍大喜執手問下城策公曰公用法寬投誠之人盡
還原任今安寧晉寧皇貴昆陽四州縣領之者皆逆
黨子弟也又昆池南北百里東西五百里舟楫往來
無讖察豈有父兄受困而子弟不爲轉輸耶撫軍曰
命之矣自是餉道絕世璠授首公之策也十月奉檄
署武定府癸亥秋七月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以孤
臣抗節入告奉

旨頒表贈太僕卿崑以原官用丙寅補山東登州府同知

紀畧

南島文考卷之十四

國朝

七

